



好兵帅克历险记

上

〔捷〕雅·哈谢克著

星 灿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J. Hašek
OSUDY DOBRÉHO VOJÁKA ŠVEJKA
ZA SVĚTOVÉ VÁLKY

据Práce-vydavatelstvo ROH, Praha, 1951年
捷克文版原书译出, 插图据同书复制; 插图为捷克著
名画家约·拉达作。

责任编辑: 斯 庸

装帧设计: 张守义

好兵帅克历险记 (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 590,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27 $\frac{13}{16}$ 插页 5

1983年4月北京第1版

1983年4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700

书号 10208·135

定价 5.05 元

作者序

伟大的时代得有伟大的人物。有一些被埋没的英雄人物，他们谦逊平凡，没有拿破仑那样的赫赫功名和传世业绩，然而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品格，就连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声誉也会显得黯然无光。如今，你可以在布拉格街上遇到一个衣衫破旧的人，他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在这伟大新时代的历史上究竟占有什么地位。他谦和地走着自己的路，谁也不去打扰，同时也没有新闻记者来烦扰他，请他发表谈话。你要是问他尊姓，他会简洁而谦恭地回答一声：“帅克。”

原来，这个和善、卑微、衣履寒伦的人，正是我们的老相识、英勇无畏的好兵帅克。早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他的名字在捷克王国的全体子民中就已家喻户晓，到了共和国^①时代，他的声望也依然不减当年。

我非常喜欢好兵帅克。当我向读者诸君介绍他在世界大战中的种种奇遇时，相信诸位也会同情这位谦卑的、被埋没的英雄，因为他不曾象希罗斯特拉特^②那个傻瓜，为了能让自己的事

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是奥匈帝国中的一个王国，战后于一九一八年十月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② 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为了扬名于世，于公元前三五六年纵火烧毁了位于小亚细亚的港口城市以弗所的女神庙——古代艺术精品之一。后世所谓“希罗斯特拉特荣誉”即为“可耻的荣誉”的同义词。

迹登在报上，编进教科书里，竟一把火烧掉了以弗所城的女神庙。

仅此一点，也就足够了。



作者像



这样
所有
[绑起

目 次

作者序	1
-----------	---

第一卷 在后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3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18
第三章 帅克在法医面前	29
第四章 帅克被赶出疯人院	37
第五章 帅克在萨尔莫瓦街上的警察所里	44
第六章 帅克冲出迷魂阵又回家了	53
第七章 帅克从军	65
第八章 帅克成了装病逃避兵役犯	74
第九章 帅克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里	94
第十章 帅克当了团队随军神父的勤务兵	118
第十一章 帅克陪随军神父去作战地弥撒	148
第十二章 一场有关宗教的辩论	159
第十三章 帅克去为别人举行终傅仪式	167
第十四章 帅克当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	184
第十五章 灾祸临头	235

第一卷《在后方》跋	250
-----------------	-----

第二卷 在前线

第一章	帅克在火车上的厄运	257
第二章	帅克远征布杰约维策	282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的奇遇	364
第四章	苦难重重	435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摩斯特到索卡尔	463

第三卷 光荣的败北

第一章	在匈牙利大地上行进	521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593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659
第四章	开步走	717

第四卷 光荣败北续篇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队里	777
第二章	刑前祝祷	808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819

附录	我是怎样为帅克作插图的	约瑟夫·拉达 869
----	-------------------	------------

译后记	873
-----------	-----

第 一 卷

在 后 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的斐迪南^①给杀了，”女用人对帅克说。几年前，当帅克被军医审查委员会最终宣布为白痴时，他退了伍，从此以贩狗营生，替七丑八怪的杂种狗伪造纯正血统证书。

除了这档子活计外，他还患着风湿症，这时正用樟脑油搓揉膝盖。

“哪个斐迪南呀，米勒太太？”帅克问道，一边继续揉着他的膝盖。“我认识两个斐迪南，一个是给杂货铺老板普鲁什当伙计

① 斐迪南大公(1863—1914)是奥皇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的侄儿，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与其妻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被暗杀。此事就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的，有一次他错把一瓶生发油喝了下去；另外我还认识一个斐迪南·柯柯什卡，他是个捡狗屎的。这两个全死掉都没啥可惜的。”

“不，先生，死的可是斐迪南大公呀。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①的那一位，又胖又虔诚的那一位呀……”

“天哪！”帅克惊叫了一声。“这可是妙啊！大公这事儿是在哪儿发生的呢？”

“是在萨拉热窝干掉他的。您知道，还是用的左轮手枪哩，当时他正带着他那位大公夫人坐小轿车路过那儿。”

“你瞧他有多气派！米勒太太，坐的是小轿车哩。当然哪，也只有象他那样的大老爷才坐得上啊。可他准没料到，坐小轿车兜风，会不得好死。还是在萨拉热窝哩，这不是在波斯尼亚省吗，米勒太太？大概是土耳其人干的吧？本来嘛，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把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②抢过来。这下子，你瞧闹到个啥结果？米勒太太，这位大公果不然上西天了吧！他受了好半天罪才断气吧？”

“大公当场就断气了，先生。谁都知道，左轮手枪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前不久在我们努斯列也有位先生拿着左轮寻开心来着，结果把全家人都给崩了。门房上楼去看谁在四楼放枪，也给打死了。”

“有一种左轮，米勒太太，你就是急疯了也打不响，这种玩意儿还真不少哩！可是他们买来打大公的那杆枪准会强得多。我敢跟你打赌，米勒太太，干掉大公的那个人，那天肯定穿得很讲究。明摆着的，开枪打死一位大公，这可是非常之难哪！这可不象流浪汉朝守林官打冷枪那么容易。关键在怎么挨近他。象那

① 斐迪南大公在捷克的城堡。

② 一九〇八年，奥匈帝国吞并了这两个地方。

样的大人物，你穿得破破烂烂就休想接近他。你得戴上一顶高筒礼帽，要不你还没下手，警察早把你给逮住了。”

“我听说刺客有一帮子人哩，先生。”

“当然罗，米勒太太，”帅克说，正好按摩完他的膝盖。“要是你，比方说吧，想干掉一个大公或皇帝什么的，你也得找些人合计合计呀，人多智广嘛。这个人出个点子，那个人添条妙计，那就象我们的国歌上说的：‘事业定必成功。’^①要紧的是，你得瞅准那位大人物的车子经过的那一刹那。就好比，你还记得当年用锉刀捅死我们的伊丽莎白皇后的鲁谢尼先生吧？当时他还和她一块儿散着步哩。人心隔肚皮啊！这件事发生以后，再也没有哪一个皇后随便出来散步了。嘿，摊上这号事的大人物还会很多的。你等着瞧吧，米勒太太，沙皇和他的皇后也会有这一天的。他们既然已经拿皇叔^②开了刀，也许——但愿上帝保佑别这样，也许连我辈小民的皇上也在数难逃。这位老先生的仇人可不少哪，比斐迪南的还要多。正象前不久有位老兄在酒店里说的：‘迟早有一天这些当皇帝的一个个都得被干掉，就连他们的国家监察院也救不了他们的老命。’这位老兄喝了酒付不出账来，酒店老板不得不叫警察来抓他。他扇了老板一耳刮子，又给了警察两巴掌。后来他们把他装上囚车^③押走了，叫他知道点厉害。米勒太太，你不知道，如今新鲜事儿可多着啦！这一回对奥地利来说可又是一个损失。想当初，在我服役的那时节，咱们

① 出自旧奥地利国歌。该歌由约瑟夫·海丁（1732—1809）于一七九七年谱曲。

② 斐迪南大公为奥皇的侄子，帅克把他误当了“皇叔”。

③ 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在布拉格常用有栏栅的手推车（囚车）将醉汉押往警察所。

那儿有个步兵，开枪打死了个大尉。他拿着一支上了膛的步枪闯进了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叫他别在那儿闲逛，可他还是逛他的，说是要找大尉谈话。大尉一出来就宣布禁止他出营房。他端起枪，叭的一声朝大尉的胸膛开了一枪。子弹从大尉的后背穿出来，还把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墨水瓶打翻了，墨水在那些公文上淌得一塌糊涂。”

“那个当兵的后来怎么样啦？”过了一会儿，当帅克已穿上外衣时，米勒太太问道。

“拿根裤带吊死啦，”帅克边刷着礼帽边回答说。“那根裤带不是他自己的，是从禁闭室的看守那儿借来的。他借口说他的裤子老爱掉。你说他还用等着人家来枪毙他吗，米勒太太？你知道，谁赶上这档子事儿都得脑袋搬家！看守为这事儿丢了饭碗不说，还给判了六个月的徒刑，不过他没坐满六个月就逃到瑞士去了。现在在那儿的一座教堂里当传教士。如今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多了，米勒太太。我想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也准是把那个枪杀他的人看错了。他准是看到那人对他满口甜言蜜语，就以为这是个好人的，结果反让这位老兄把他干掉了。他们朝他身上开了一枪还是几枪？”

“报上说，先生，大公的身子给打得净是筛子眼儿。刺客把子弹全打光了。”

“干得真痛快，干净利索，米勒太太。要是我去干那号子事儿，就得买支白郎宁。这种手枪看上去象个玩具，可是只消两分钟，就可以连胖子带瘦子打死他二十个大公。不过，你别对旁人说，米勒太太，胖大公总比瘦大公好打些。你还记得葡萄牙人是怎么打死他们的国王的吗^①？那国王就是个胖家伙。你自己也知道，当国王的不会有瘦子。好啦，我该去‘杯杯满’酒家走一趟

啦。要是有人来取那只我已经收了订钱的小梗狗，你就告诉他：我把它放在乡下养狗场里，前不久刚给它剪齐了耳朵，耳朵长好之前，不能把它领出去，要不会伤风的。你把钥匙交给咱们楼的门房吧。”

“杯杯满”酒家里只坐着一位顾客。他是警察局的密探，叫布雷特施奈德。酒店老板巴里维茨在一旁洗碟子。布雷特施奈德想方设法要和他谈点正经事儿，可是总没谈起来。

巴里维茨是个有名的粗人，他每说一句话都得带上个‘屁’呀‘屎’呀一类的脏话；可是他满肚子墨水，见了谁都要劝人家读一读雨果描述拿破仑的书里的最末一章，也就是老近卫军在滑铁卢战役中给英国人的最后答复那一段。^②

“今年夏天真不错呀！”布雷特施奈德开始谈正经事儿。

“不错顶个屁！”巴里维茨回答说，一面把碟子放进橱柜里。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给我们干了桩好事啊！”布雷特施奈德抱着一线希望接上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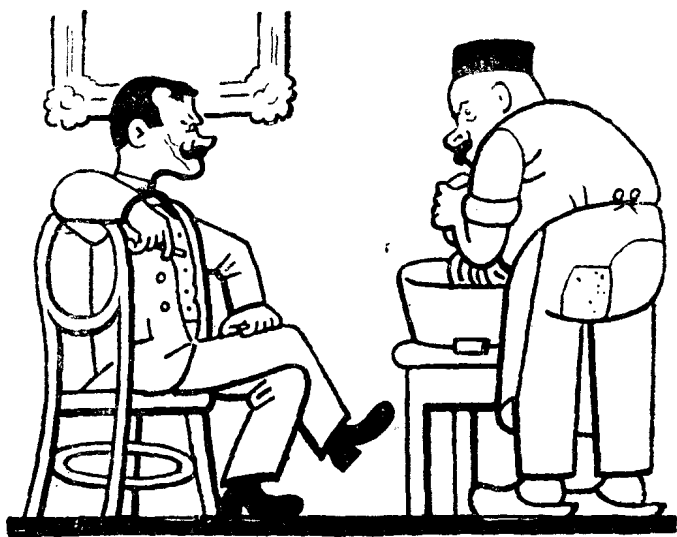
“在哪个‘萨拉热窝’？”巴里维茨反问道。“是在努赛尔酒店吧？那儿每天都有人打架，都出了名啦。”

“不，是波斯尼亚省的那个萨拉热窝，掌柜先生。那儿有人把斐迪南大公打死了。对这件事，您有什么看法？”

“我可不管这些鸟事。谁想要我过问这类事，那就请他来吻一下我的屁股吧！”巴里维茨谨慎地回答，一面点着他的烟斗。

① 葡萄牙国王查理一世于一九〇八年二月在里斯本被刺；该国王是以奇胖出名的。

② 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1802—1885)在《悲惨世界》一书中，描写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滑铁卢战役时，写到法国将军康布罗纳以“屎！”一词来回答英军的劝降。在这里，巴里维茨为自己的谈吐粗俗寻找根据。



“如今这世道，谁要是跟他妈的这种事沾上了边，那就等于找死。我是买卖人，顾客进来要杯啤酒，我就给他倒杯啤酒。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死了个什么大公，跟我们屁相干！谁要管这些鸟事，就只有到庞克拉茨^①去蹲班房。”

布雷特施奈德不吭声了，他失望地看了一下空无一人的酒店。

“这儿从前挂过一幅皇上的画像吧？”过了一会儿，他又找了个话题。“就在如今挂镜子的地方。”

“嗯，您说对啦，”巴里维茨回答说，“挂过，后来苍蝇在画像上拉满了尿，我只好把它放到顶棚上去了。您知道，说不定哪个多嘴多舌的扯句闲话，兴许就会惹来他妈的一场麻烦。老子犯得着吗？”

“萨拉热窝那边一定糟透了把，掌柜先生？”

^① 布拉格一所大监狱设在这里。